



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(下)

天乙法師

PDF

PDG

【香光印象】香光行——當下成佛(二)

香光莊藝文雜誌社

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

發行人 李淑蘭 編輯：曾柏因

執行編輯：釋見歡 釋見介

美術設計：趙亞娟

單元編排設計：釋白顯

社址：嘉義縣竹筒腳內埔村溪州49-1號

49-1, Hsiyehao, Nei-pu, Chu-chi,

Chia-I, 69406, Taiwan, R.O.C

電話：(05)2542134 傳真：(05)2542977

郵政劃撥：03108694—香光寺

網址：http://40.123.254.11/~luminary

本刊流通處

香光寺／嘉義縣竹筒腳內埔村溪州 49-1 號

電話：(05)2541267 傳真：(05)2542977

紫竹林精舍／鳳山市凌雲街 60 號

電話：(07)713391-3 傳真：(07)7254590

安樂學苑／嘉義市文化路 820 號

電話：(05)2325165 傳真：(05)2326085

定慧學苑／苗栗市福慶街 74 巷 3 號

電話：(037)272477 傳真：(037)272621

印龍學苑／台北市羅斯福路 2 段 100 號 4 樓

電話：(02)23641213 傳真：(02)236411993

集慧學苑／台中市西區大墩十街 50 號

電話：(04)3192007 傳真：(04)3192008

製版印刷：台欣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行政區新聞印刷版台誌字第 4548 號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即刊

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出版

◎讀者若有收到漏刊、份以上或重疊地址、

請來信各流通處，註明原稿號、

姓名、地址、電話，以便修改、

◎轉載文圖請先徵求同意。

本刊流通處

香光莊藝文雜誌社

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

發行人 李淑蘭 編輯：曾柏因

執行編輯：釋見歡 釋見介

美術設計：趙亞娟

單元編排設計：釋白顯

社址：嘉義縣竹筒腳內埔村溪州49-1號

49-1, Hsiyehao, Nei-pu, Chu-chi,

Chia-I, 69406, Taiwan, R.O.C

電話：(05)2542134 傳真：(05)2542977

郵政劃撥：03108694—香光寺

網址：http://40.123.254.11/~luminary

本刊流通處

香光寺／嘉義縣竹筒腳內埔村溪州 49-1 號

電話：(05)2541267 傳真：(05)2542977

紫竹林精舍／鳳山市凌雲街 60 號

電話：(07)713391-3 傳真：(07)7254590

安樂學苑／嘉義市文化路 820 號

電話：(05)2325165 傳真：(05)2326085

定慧學苑／苗栗市福慶街 74 巷 3 號

電話：(037)272477 傳真：(037)272621

印龍學苑／台北市羅斯福路 2 段 100 號 4 樓

電話：(02)23641213 傳真：(02)236411993

集慧學苑／台中市西區大墩十街 50 號

電話：(04)3192007 傳真：(04)3192008

製版印刷：台欣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行政區新聞印刷版台誌字第 4548 號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即刊

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出版

◎讀者若有收到漏刊、份以上或重疊地址、

請來信各流通處，註明原稿號、

姓名、地址、電話，以便修改、

◎轉載文圖請先徵求同意。

本刊流通處

香光莊藝文雜誌社

Luminary Publishing Association

發行人 李淑蘭 編輯：曾柏因



「有誰能背出普門品(金剛經)誑華經)我就嫁給他！」從古到今，徵婚的方式五花八門，但你有聽說過這樣的方式嗎？有！那徵婚的女子就是觀音菩薩的化身，要娶這個程度的衆生的菩薩可真是不容易啊！她為了要度那些不聞佛法的人學佛，使出禪身解數，以起始因為誘餌，化身渡居士，公開徵婚。最後有個姓馬的男子通過了考驗，但是在結婚前，那女子却空手而去。幾天後屍體只剩下半身骨頭帶著一條金鍊子，就像舍利子一般。這下大家才恍然大悟，原來她是觀音菩薩的化身，她因為要嫁給姓馬的男子，所以大家稱她為「馬郎觀音」，她總是提著麻籃出現，因此又稱為「負籃觀音」。



這鞋可是用純一條條繡織而成，是臺灣牌高級手工紙草鞋，只能拉著不能穿著，由研習班的同學親手製作，創意一出來時，吸引許多人的目光，哇！——

苦著三出險的菩提鬚子的薄障劫師，跌著一坨蘆葦，竟能過長江(把蘆葦當船來駛)，這真是天下無雙的功夫。無性師武俠小說中高手的祖師的師祖往往走偏到地)後來在著少林拳九五面壁，傳說他地觀時留了一只鞋子，而提著另一只鞋子，走向面壁度飛往去。

戴上一兩片大耳朵，再說上一個大大的假髮辨上，布袋上，微笑對臉，便是個布袋和尚。更有布袋和尚，這兩人有聖觀世音公，這兩人似乎可來個「布袋比畫看肩難的布袋比較重」。



笑笑的彌勒佛總是非常討人喜歡，他特別著重修行布施，持戒，慈悲與智慧，是釋迦牟尼佛的「接班人」，傳說原本的布袋和尚一生慈悲度衆，圓寂時說了：「彌勒真彌勒，分身千萬億，時時示世人，時時不自識。」後之於是將他當成彌勒菩薩的化身，彌勒菩薩從此就變成袒胸露腹，大腹便便，肩背布袋，兩百重負，開口常說的模樣！

目次



【封面設計：廖亞偉】

【封面故事】

民國五、六十年代，
天乙法師自覺到台灣的比丘尼，
應該自己站起來，
而且可以站起來，
興辦佛學院。

也可以辦出自己的「天竺堂」。

這樣的信念引導她一生孜孜矻矻地
致力於弘法戒行的菩薩——

在光復後台灣佛教從日式佛教

過渡到大陸式佛教的轉型期中，

天乙法師投入戒壇，參與傳戒，

並主持四個純女眾道場。

儘管並肩艱苦。

「比丘尼自己教導比丘尼」的理想，
點燃了尼眾的修戒生活型態。

專輯

- 2 比丘尼必須自己教導比丘尼——編撰組
【編輯手札】

【天乙法師——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（下）】

- 6 有法有食，領眾安眾——釋見唯編著，釋白瑜校訂

- 44 戒壇講戒，尼中英豪——釋見唯編著，釋白瑜校訂

- 64 尼戒和尚，龍湖風雲——釋見唯編著，釋白瑜校訂

【森林法音】

- 78 業與輪迴——艾雅珂瑪

- 90 五蘊——艾雅珂瑪

【佛教社會語彙】

- 102 涅槃的佛教——究竟解脫的宗教（二）——麥爾福·史拜羅

【談話錄】

- 116 安居結界的意義——釋悟因

- 122 結夏好用功——釋悟因

【成人教育】

- 128 成人教學實務之探討——釋見潤

【發友來函】

- 144 佛陀故鄉掠影——釋白瑜

【禪學人間】

- 150 失落的生命——釋白節

【隨筆筆記】

- 152 我心目中的佛陀——李素英

【心出四季】

- 42 無染的慈悲——釋見衡

- 63 苦樂參半好修行——釋見鑑

【山嵐對話】

- 156 立足點——山／小章

- 121 教訊采摭

生活

教育

律制

社會

教理



天乙法師

天乙法師以身教、言教不斷示範：
管理尼眾寺院、在戒場講戒、
指導其他尼眾寺院的經營等等，
使比丘尼在佛教中的角色更明確，
證明尼眾也有魄力、膽識，
來承擔佛教的志業。

台灣香光寺

二〇一〇年五月



【編輯手札】

比丘尼必須自己教導比丘尼

編輯組

天乙法師，一位活躍於民國五、六十年代的比丘尼。提起她，在今天的佛教界，或許知道的人並不多；而她以高學歷、家世好、未婚出家及一生參與戒場近二十次，一人住持四個純女眾道場的事蹟，用今天的眼光來看，或許也無過人之處。然而值得留意的是，在那保守的年代，處於女眾不被重視的傳統中，天乙法師主張「比丘尼必須自己教導比丘尼」、「比丘尼站起來，荷擔如來家業」的眼光與魄力，的確有其獨到之處，而為日後的佛教界留下不可抹滅的影響。

天乙法師的眼光與魄力在她一生全力投入的兩大志業：「戒場參與」、「寺院經營」中彰顯無遺。從民國四十三年之後，天乙法師追隨白聖長老傳戒，在戒場中，她擔任過引贊、翻譯、講戒、得戒和尚尼、開堂和尚尼等。不管擔任何種角色，她都不斷呼籲戒子：「女眾必須自己教導女眾」，並勉勵她們，不要讓傳統「女性業障比男性深重」的觀念束縛自己：「真正的出家學道，就是要在我們可以發揮的範圍內努力！」這種突破性的說法，令當時參與過戒場的人記憶深刻。

天乙法師於民國六十五年籌備龍湖庵傳戒時，曾計劃「單傳尼戒」，進一步推動「女眾自己教導女眾」的理想，不料消息一出，各方反對聲浪接踵而至，但她堅定地認為：「尊重是尊重，行動是行動」，並清楚地知道：「你們（指比丘）反對純傳尼戒，所緣的只是『慣例』，在戒律是站不住腳的，從戒律上來看，我可以這樣堅持。」雖然後來因各方反對而改回舊制，但女眾仍是「二部僧中授」，天乙法師更以「開堂和尚尼」的身分直接教導女眾演禮，這在台灣佛教界可說空前的創舉，說明女眾可以獨立於男眾之外，在戒壇直接教導女眾。

除了參與戒場，教育比丘尼外，提倡「比丘尼自己教導比丘尼」的天乙法師，一生住持四個道場——嘉義半天岩紫雲寺、高雄興隆寺、彰化白雲寺、台北圓通學苑。由於專研戒律，她對寺院的管理理念也來自於戒律，認為女眾宜群居一處，過共住、共修、共學的生活，她抱持的理念是：「女眾要互相扶持」、「比丘尼事比丘尼決」、「女眾修行要靠自己，不要依賴男眾」，這樣的風格不但落實在她自己住持的道場，也在她常挺身處理問題的其他女眾道場間。

「女眾可以在佛門奉獻什麼？」天乙法師一生以她的身教、言教不斷帶動、示範，使得比丘尼在佛教及社會中的角色更為明確，也證明尼眾也有魄力、膽識來承擔佛教志業。本期專輯「天乙法師——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（下）」，讓我們藉由回顧天乙法師參與戒壇及管理寺院的種種，一起紀念這位「比丘尼自覺」運動的先驅。

【專輯】

走過台灣佛教轉型期的比丘尼（下）

天乙法師

女眾是次等公民嗎？

女眾業障特別深重嗎？

傳統中女眾的地位一向受到歧視，

在佛教中女眾的地位又是如何？

天乙法師期許女眾精神上要夠堅強，

實務上要有真正的能力，

像比丘一樣代表佛教，

不要被女眾身心的限制所局限，

要在可能的範圍內發揮最大的努力。

因為「荷擔如來家業」是身為比丘尼的責任！

住持正法的責任是不分男、女眾的！





專輯

因此天乙法師參與戒場近二十次，她擔任引贊，照顧戒子的生活起居，她講解比丘尼戒，教導尼眾應有的觀念與威儀，她擔任開堂和尚尼，直接指導女眾演禮，不斷地將「女眾必須自己教導女眾」、「比丘尼事比丘尼決」的觀念傳遞給戒子。

在她所住持的四個純女眾道場，

她也如是引導弟子，

依循著「女眾自己解決問題」的理念管理道場，設立「請執制度」，提攜弟子如法的領執觀念，使住眾在基本生存外，也有所學習、成長。

這就是天乙法師，

她告訴我們：

女眾可以靠一己之力，

在教界、寺院奉獻修行！



有法有食，領眾安眾

天乙的寺院人事管理制度

釋見暉 編著

釋自鑰 校訂

天乙管理人事的主要理念來自戒律，強調女眾宜群居而安住一處。

她常勉勵住眾：「只有老實修行，自己體會，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。」

住眾在基本生存之外，有學習，能聽到指導的語言，是住眾能夠安住的實質原因。

天乙從二十五歲出家到三十三歲參學告一段落，大抵而言，此段時期可以說是她的內修、奠基階段。而從三十四歲住持半天岩紫雲寺開始，到五十七歲往生，這段時間是她一生中的發展時期。在這期間，天乙主要的活動以「寺院經營」及「戒場參與」為主。所謂「寺院經營」主要有二大主軸的管理，一是寺院人事，一是寺院經濟。本文所要探討的是有關天乙所住持寺院的人事管理制度。



天乙未出家前，曾負責糕餅店的人事管理工作，這可能奠定了她出家後管理寺院人事的基礎。此外，天乙於其道場設立的請執制度，應該也受東山寺及大崗山的請執制度影響頗深。

有法有食，住眾安住

據口訪資料顯示，在天乙住持的道場（嘉義半天岩紫雲寺、高雄興隆寺、台北圓通學苑、彰化白雲寺）中，半天岩和興隆寺的人事分配（請執）及管理主要由天乙負責，這兩個道場雖然是由地方人士請天乙前去住持，但寺內所有重大決定都由天乙負責處理，此外，兩個道場的人眾大部分由天乙剃度，有不同於圓通學苑的領導情況出現。

至於白雲寺，當初創建人之一的王玉霜請天乙任住持時曾說：「只要掛個名就好，責任一概由我們負責。」由此大略可推知，天乙可能未負責白雲寺的人事、經濟等事。釋慈祥（白雲寺住眾）也提到：「她也很關心我們，會問我們這裡的情形，可是有些事情我們不敢讓她知道，因為她身體不好，不想增加她的負擔。」故天乙對白雲寺的寺務可能僅止於掛名、關心，而非全權負責。

圓通學苑方面，該學苑的住眾來源主要為中國佛教三藏學院的女眾畢業生，這些畢業生的剃度師為白聖，故天乙要統領這些住眾有其困難之處，釋悟因（天乙弟子）提到：

圓通學苑運作的事情，照理說應該要跟師父討論，但住眾都很少跟她接觸，往往直接找白公老人，老和尚聽了之後再跟師父溝通。我覺得當時從佛學院來的學僧較認同院長（指白聖長老）。……記得我在興隆寺領執的日子，每一次師父從圓通學苑回高雄，她常說她應該早日把住持交還院長，「各執事人只拿帳簿讓我簽，有事不找我」，「信眾也不找我」。這對她而言一直是很深的挫折。

此外，加上天乙還有其他道場及戒場事務要處理，停留在圓通學苑的時間不長，所以於圓通學苑的人事管理方面介入不深。悟因說：

圓通學苑的執事有住持、當家、庫頭、知客、香燈、典座、二庫、燒熱水、掃庭院、侍者，只有住持跟監院沒有輪執事，其他執事一個月輪一次。

釋心玲（天乙弟子）說：

圓通學苑的執事都是明虛法師安排的。……明虛法師離開後，這些執事仍然照常運作。圓通學苑的住眾十幾位，人多但空間不大，沒什麼工作，所以執事方面也沒出現過什麼問題。

總之，半天岩和興隆寺的人事管理主要負責人為天乙，而白雲寺及圓通學苑則較特殊。因此，本文所探討的人事管理與請執制度，其對象以半天岩和興隆寺為主。

天乙雖然住持四個道場，且半天岩和興隆寺的行政能完全由天乙自主，但事實上天乙還是讓四個道場各自獨立，人事也一樣不相往來，彼此之間並沒有必然地互相交流、互用的關係，



只有在很嚴重的人事問題產生，且影響住眾安住時，才有調動住眾居處的事情發生，即使如此，被調動的人是從甲寺遷住到乙寺，安住的寺院有更動，並非以四個寺院為一體而做更換。悟因說：

師父住持的四處寺院，經濟各自獨立、不相互用，偶爾甲寺送一斗糯米或一籬竹筍到乙寺而已，彼此間的往來，只有竹筍、蕃薯、糯米，沒有金錢上的往來，人事也是分開的。

天乙管理人事的主要理念來自戒律，強調女眾宜群居而安住一處。悟因說：

從印度到中國佛教，各種文獻上記載的僧人為了參學訪道，可以掛單、赴齋，再不然樹上、樹下、山洞也可以住。但女眾沒有這種福報，因為女眾要慎「四獨」，不可獨住、要群居，女眾的修學環境要選擇、要創造，在現實與古來叢林間自有差異。女眾從過去到現在都沒有這些條件，師父常說如果女眾到處跑，條件差的最後都「流動」到俗家，只有才華出眾、有道心的才會被信眾拱出來。師父常喝斥出家女眾還逗留在俗家，或受單一信眾供養的現象。總之，她認為佛陀的戒律是保護女眾的，要求尼眾出家應過寺院的團體共住、共修、共學的生活。

天乙住持的道場都是女眾共修的寺院，而且人眾都相當安定，這與前述她的基本觀念是一致的。從她處理其他道場來求共住的出家人的方式，也可從另一角度明白她的作法。悟因說：

一般來講，我看到師父住持的寺院，住眾都比其他寺院安定，住眾的流動較少，是因為都

是尼眾嗎？尼眾安於現況嗎？我不得而知。但我看到如果有其他道場的出家人要離開原來寺院來求師父，師父的處理方式是勸她回去原來的寺院，或安於原來的師父座下，前者是她已有寺院可修學了，後者是她不要處理這些人事問題。除非有很特殊的因緣，否則她不留人的。她說男眾出家後到處參學、尋師訪道，到處掛單方便多了。

對其他道場的出家眾是如此態度，可以推知她當然也不希望自己道場的住眾到處流動，果然她住持的道場的住眾都較安定，悟因舉半天岩的例子：

師父的時間不一定，很難定期為住眾開示、講課。雖然如此，半天岩的住眾仍然維持相當穩定，這是師父的福報。安定有安定的好處，當然也有它的弊病，好處是大家相當認同這個寺院、追隨這位師父，雖然師父事情忙，在各寺院和佛教界中發心而常常不在，但她們安於這個寺院的一切因緣。



◎天乙住持的道場都是女眾共修的寺院，而且人眾都相當安定，她常勸勉住眾「好好修行」。（圖為天乙（前排中立者）與興隆寺住眾合影。照片提供：釋悟因）



能夠如此，表示她的確有令住眾安住的原因。釋乙純（天乙弟子）敘述她對住眾常勉勵「好好修行」，「福慧雙修」，「不要一直希望別人準備好好的給我們，而是要自己親身努力、磨鍊、體會；不要常想檢別人的甘蔗渣來吃；只有老實修行，自己體會，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。」這樣的開示不異是住眾遇到困境時堅忍安住的指導，而她個人所具備的條件——有法有食，住眾在基本生存之外，有學習，有能指導她們的人，雖然住眾對她又敬又畏，但在喝斥中能夠聽到指導的語言，這才是住眾安住的實質原因吧！

入眾方面的管理原則

〔求出家者的發心〕

在天乙住持的寺院出家多是當事人自己發心，而條件似乎並不嚴苛，但天乙有她的考慮點：此人是不是真要修行？有沒有善根？家庭背景是否單純？人品如何？是否有感情糾紛？這些問題都得調查清楚，天乙會讓當事人先帶髮在寺院住下來，以適應出家的環境，當事人覺得自己的出家決心夠堅定了，就可以請求圓頂，由天乙擔任和尚尼為此人圓頂。至於衣鉢的準備，原則上由當事人自備，但若是無法自備的話，則由先出家的同道準備，連要去受戒時也是如此。

釋乙能（天乙弟子）說：

那一天下午五點到半天岩，在（半天岩）齋堂看到師父，我說我要來「吃菜」（出家的意思），師父問我：「是真的嗎？小姐你真的要出家？有帶衣服來嗎？」我說：「只帶一套。」師父問我家裡的電話後，便打電話給高雄興隆寺的心志法師，請她調查我的家世。師父知道我的家世，也知道我沒有感情糾紛問題，人又單純，便叫心志法師帶我去做衣服。所以我無意中碰到師父，就在半天岩出家的，想想這都是緣份。師父對想出家的人會先調查她的家庭背景，是否有感情糾紛？是不是因道心來出家的？

在半天岩出家的人眾，大部分都是像我這樣的情況，是自己發心要出家的。那時佛教沒像現在這麼興盛，也沒有人鼓勵，有的是人家介紹，或是自己去佛寺玩，覺得道場不錯，人眾相處也很融洽，就決定住下來了。

釋乙堅（天乙弟子）說：

在半天岩出家沒有什麼條件。決定要出家的人，就先住下來適應看看，住多久不一定，如果自己覺得已堅定要出家了，師父就會幫你圓頂。我是民國五十七年去半天岩的，住一、兩個月之後就圓頂了。

釋乙德（天乙弟子）說：

五十八年，我和乙堅師，還有圓通學苑的乙嚴師，我們三個人帶著自己的衣物去海會寺（位



於基隆寺八堵鄉）受戒，被子等東西是圓通學苑的師兄幫我們準備，鉢和袈裟則是戒常住和我們結緣的。

悟因說：

以前要在興隆寺出家，必須自己先準備好棉被、木屐、澡桶、衣服、課誦本等等。如果有人去跟師父說她要出家，師父會先問她：「你自己有沒有準備？」她如果說沒有，師父就會把她的衣服拿出來，找幾件舊衣服，或人家給她的布還沒有做的，全部都清出來給那個人。可是師父體型較胖，於是我就幫忙改，衣服、褲子都要剪掉一大塊。

當年我只能為初出家者改衣服，沒辦法給她們衣服，因為我也只有兩套。那時出家前都要先積蓄，買布做衣服、買棉被。民國五十一年左右，那時還沒有「尼龍」、「特多龍」，我們都是買「白漂布」、「白胚布」，回來後再倒上墨水、加上鹽巴，染一染、晒一晒、洗一洗，然後做成墨水色衣服。

若要受三壇大戒，自己就得跟師父說，除非當年要受戒的人比較多，師父就會說：「你們大家一起去受戒！」可是上戒場要打齋怎麼辦？那就得自己想辦法了！總之，我們以前很節省，只要有衣服可以遮體、有飯可以吃、可以修行就很好了，因為是我們自己要修行的，不是別人叫我們去的。

〔求出家者的學歷〕

當時跟隨天乙出家的人大部分不識字或學歷不高，天乙本身是大學畢業出家，對學歷與出家的關係有何看法？悟因說：

以前，我曾聽到師父說：「大學生來佛門出家做什麼？」我真正的感覺是這樣：師父有很多她的感嘆！事實上她也是大學畢業來出家的，可是她常說她在佛門裡面也是受盡折磨，沒有被珍惜過。在東山寺時，她的師父非常嚴，會打她；後來她離開東山寺，開始自己住持道場，也是有無法施展抱負的感覺。她覺得大學生到佛門就只是天天跟人「磨」個不停，也不知道在「磨」些什麼，不可理喻的事情特別多，談的都不是「道」，而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，實在是「有志未伸」。

她在講這些的時候，只是用反問的口吻告訴我說：「大學生出家在佛門要做什麼？在佛門只是早晚課誦、誦經、下田、拔草、誦戒，還要做什麼？」我們那時的出家人確實就是老實修行、自己用功，這樣而已。

在興隆寺時，我記得有一位叫淑美的，家住台南，長得高高的，大學畢業，在台南教書，每個星期她姑姑都陪她來興隆寺住。她想出家卻很含蓄，我就去告訴師父，師父說：「大學生出家要做什麼？佛門裡面要大學生嗎？再說，她要跟我們課誦嗎？她要跟我們下田嗎？」